



明府城史话

曲水亭这一老一少

□方言

一直觉得，有什么样的城市，就会有什么样的人。

所以，城市与人，互为生动，在传统与现代、自由与规范之间转换平衡，越发地千姿百态，胸有成竹。

大家都喜欢去曲水亭街。在那儿，经常会看到一很有范儿的老爷子——一头半长的灰白头发，戴着鸭舌帽，怀里抱着只可爱的小哈巴狗，颇有雅痞气质，看人的目光很坚定。这是窦庆德老师，街上的年轻人都叫他窦大爷。他就住在旁边的小兴隆街，土生土长的老济南，每天下午会在曲水亭遛狗。

他家有处小院，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，院里有棵比他岁数都大的石榴树，树下有一井泉水，时间长了，会经常坐在这小院里喝茶聊天，聊他父亲的故事，聊他岳父生动的一生，还有他那些老朋友，全是济南人的故事，呈现着济南人的教养和品格。

他说，家里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，从上学到礼数等各个方面。家里来了客人孩子都不能上桌。他家当时离老饭店汇泉楼很近，就是五龙潭里头那个大方池子那儿，木头楼，二层的。池子很大，一池子鱼。一般他父亲请客吃饭，都到那里。家里10个孩子，姐姐、哥哥不敢去，他们若去就挨打，那时候父亲挺溺爱他，敢去，但也不能上桌。大席在那儿摆着，他只能站在门边，跟前不能站。他爱吃炸虾仁，大人们也知道，立刻给他上一碗，吃了就走。就这，他父亲非常烦，正谈着事儿，觉得这孩子这么不懂事，还跟过来吃饭，那时候他小，父亲只好忍着。

还有件事对他触动很大，就是家里有个古物，也就是千佛山的立山之碑，石碑完整，碑文清晰。历山铭，一个字都没有损坏。1980年，父亲拿出来无偿捐献，一分钱都不要。这块碑是他爷爷在大明湖司家码头住的时候发现的。那个地方是租的，后来有了房子要搬家，收拾院子，发现了这块碑。推测可能是有人从千佛山中偷出石碑藏在小院中，想找时机偷运出去。如今，这块石碑作为千佛山的镇山之宝，存放于千佛山的历山院中。

年少时良好的家庭教养赋予了老爷子丰厚的营养，即便后来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也尽量保持那分自尊自爱，那种“富有富的规矩，穷有穷的尊严”。他说他顶看不上散了架的败落相。这让人看到了他气质里的核心部分。他家的正房里有几件斑驳的老家具，都是祖辈传下来的老物件，他一直在用，而不是只作为收藏品观赏。有次坐在那张八仙桌上吃饭，我啧啧感叹，他表达的意思是，和它发生联系才能让它感受到我们对它的好，它也有血有肉。有天他坐在那棵石榴树下感叹：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春华秋实，夏雨冬雪。四时皆有，一年四季都好！晨寒残月一壶茶，暮冷昏烛半碗酒。早晚也都好！人活着，要好好感受这些。

慢慢地我深深理解了他，那种乐观、优雅，那分自尊、骄傲。跟他聊天，经常会有心灵被浸润的感觉。好几次老爷子说：“我们这代人，小时候经常喝从青石板上漾出来的水，都是不自觉地跪在石板上捧着喝，后来才明白，这些无意识的动作，其实都是对泉水的敬畏。”

也许是源于他的豁达和洒脱，也许是源于他的学识和见识，曲水亭一街的人都向他表达着尊重，走在街上一片问候，特别是一群年轻人，有事没事地找他，出个主意，拉个闲呱。

他好几次跟我说起了街南头那家饮品

店——曲水曦和，店主人叫曹雅勇，很英俊的一位年轻人，曲水亭生、曲水亭长。

窦老爷子夸他：这个孩子有思想、品行好。他做不加水的鲜果汁很实在，从不用不新鲜的原料，更别说坏了的。有次他忙别的让他父亲看会儿店，回来发现他爹用了有疤的梨，忍不住跟他爹吵了起来。他爹也很委屈：顾客又看不见至于吗！

后来我跟小曹聊起这事儿，他说：我不舒服，不在于客人怎么想，我自己过不去这道坎。实际上，他的饮品品种并不多，有老济南油茶、我们儿时特别喜欢的麦乳精、香蕉牛奶和几种鲜果汁，夏天自制的酸梅汤，冬天现熬的红糖姜茶……差不多就这些，但是不管喝什么，慢慢品，你能感觉到里面的心意和情怀。

这个年轻人满身的济南情结，比如，跟济南人永远说济南话——那种老城方言打底的济南话，还嫌不地道，那次他来《方言客栈》录老民谣，把“咕咕咕苗儿”里的“苗”发成了去声，但中国语言有声资源数据库济南话发音人赵致平老先生听到了，说应该发上声，我跟小曹说了以后，他一直想拜老爷子为师，把济南话说得更地道。

还有一回，小曹给我打电话说，也不知什么部门在曲水河里安了个大铁墩子，说是测水文用的，当时我心情很复杂：那么悦目的景致，碧绿的水草像美人鱼的尾巴波光粼粼，美丽的小桥下平添这么个“怪物”，的确很煞风景，但又觉得那也许是管理泉水必要的物件呢！可小曹就不，觉得很不合理，跟人家据理力争。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大家去说服人家，反正不管什么原因，最后那东西没有了。

实在太在乎这片水！他来我们节目做了个专题——“泉水边长大的孩子”，以成长的经历把大明湖、百花洲、曲水亭和王府池子连成了片。素材提炼得极为生动，清晰的逻辑关系，加上那口原汁原味的济南话，吸引了相当多的听众。以至于，那段时间不少人去曲水亭街看看他长什么样。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专门找到他，说：你讲得实在太好了，让我想起了以前的济南，我每天都听，一天也没落下。

接触多了，觉得小曹很有眼光也很有想法，比如除了不断地研究饮品的配方，他还酷爱摩托车特别是哈雷，看过很多艺术电影，存了一堆有风格的流行歌曲…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，关注一切美的、符合人性的东西。也才知道，他原来在杂志社干到设计总监，但纷纭的生活常常让他想：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为什么那么纠结？简单的生活，真的遥不可及吗？慢慢地，想法变成了现实，也就有了“曲水曦和”。他说：待在这里，慢慢悠悠地活，觉得很满意。尽管这条街上还有许多要改善的地方，可我会一直待在这里。他眼里流露的，是那种眷恋感。

城市，某种角度说，是由碎片组成的，历史的碎片、记忆的碎片、感觉的碎片。不同的人于不同时候不同角度看出去，获得的是不同的碎片。而曲水亭这一老一少，就是我看到的济南人，并且恒定为一种形象。

还记得白先勇《游园惊梦》里最后那句话：……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，起了好多高楼大厦。是，很多老济南人也这么说。然而，传承，是这一切存在的最大意义了吧。人是流动的，生活态度、生存方式在时代的变迁中呈现出新的色彩。城市与都市之分，不在于建筑物，不在于数字，应该跟人的精神气质息息相关，那就是：有什么样的人，便会有什么样的城市。

【齐鲁斗蟋旧事（六）】

孟养轩独斗天津城

□白峰

天津虫家至今仍津津乐道孟养轩单枪匹马，独斗天津城的故事。孟养轩系章丘人士，属于旧军孟家商业家族“进修堂”之传人，经营着谦祥益等字号。

旧军孟家在商业上还是很有传统的，起于康熙年间，以贩土布起家，到清朝末年，孟家繁衍为十家堂号传人、八大字号，所谓“八大祥”：庆祥、瑞蚨祥、瑞生祥、瑞增祥、瑞林祥、隆祥、益和祥、谦祥益。济南瑞蚨祥在经二纬四，至今仍在；老隆祥布店就在泉城路上，靠近省府前街，在路南，我小时候还常跟着大人去那里。前些年城市改造，拆掉了，挺可惜的。

在京城最著名的是瑞蚨祥，属于孟洛川的矜恕堂，矜恕堂其实起家较晚，由万蚨祥而泉祥，由泉祥而瑞蚨祥，由周村而济南，由济南而北京，由杂货铺而茶叶店，由茶叶店而绸缎店，逐步强盛。到了晚清孟洛川这一代，他成了孟家的族长。

孟洛川是个文化上很保守的人，进入民国以后，他依然让族中子弟上私塾，而不许进新式学堂。

孟洛川能斗蛐蛐实属异数。

旧军孟家家规极严，族中子弟可以纳妾，可以抽大烟，就是不许赌博。娶小老婆，抽大烟这个都败不了家，只有赌是可以败家的。孟洛川居然赌斗蟋蟀，这和孟家家族式管理的式微有关，也和矜恕堂与进修堂生意上激烈的竞争有关。

民国初年，军阀割据，上世纪20年代黄河章丘段几次决堤，水患严重，加之张宗昌敲诈、土匪祸乱，军阀纵兵劫掠，孟氏家族多已移居外地。家族的统辖也渐趋消散。

两家从北京就有商战，1900年，谦祥益经理人买下了庆乐剧场的一块地皮，准备兴建一处店面。没想到瑞蚨祥经理孟觐侯得知后，怕其规模扩大影响了自己的生意，便立即在剧场南面买了一块地皮，恰好挡住谦祥益的进出之路。这事说起来办得不大地道。谦祥益经理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，表示要与瑞蚨祥抗争到底。还是进修堂女掌门耿才芳经过深思熟虑，让谦祥益让出北京去汉口发展。耿才芳以避让的方式解决了一场争执，威望在孟氏家族中猛增。也正是耿才芳的豁然大度和周密管理，使孟家进修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。耿才芳是孟养轩的嫡母，孟养轩是庶出的，但却是独子，为孟洛川侄辈，小孟洛川四十岁。他所经营的“谦祥益”生意兴隆、遍布全国，与“瑞蚨祥”齐名。

1928年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后，北京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，生意渐落，天津分号却日渐兴盛。两家虽系同族，但是生意上却也各不相让。孟养轩主持的“谦祥益”，生意开到了汉口，在天津亦与“瑞蚨祥”不相上下，一度还略胜一筹。

孟养轩敢斗蛐蛐赌钱，说明孟洛川用家规已经管不了他了。

孟养轩某年曾得一好虫，邀斗一千大洋，这在当时是笔巨款，足够买一座小洋楼；以购房比价计，大约相当于今日之数百万元，甚至还多。

天津是什么地方？也是藏龙卧虎之地。天津城赏玩蟋蟀说起来要比济南早，天津一个是离北京近，再一个是开埠比济南早。与济南自开商埠不同，天津是毁于这一年。天津开埠比济南开埠早44年，此前天津还是天津卫，沿袭自明代的卫所制度，与山东的威海卫平级，是个小城，随着开埠，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奥地利、意大利、俄国、比利时等9国先后在天津设了近15平方公里的租界地，相当于天津旧城的8倍。可知天津城此前是多么小。天津的玩虫风气应当就是开埠以后才兴起的。

天津开埠以后，成为北方最重要的中外贸易的集散地和金融中心。外来人口激增，也带来了各地的文化和习俗，带来了文化心态的开放和包容。天津不是政治中心，却又离政治中心不远，清末民初，皇室遗老、下野军阀多避居天津租界，或做寓公，或投资金融、实业，天津的资产流动很大，十分繁华，市民文化也极度兴盛。清末，北京的蟋蟀罐烧造渐趋衰落，进民国戛然而止。晚清时，京城的制罐名家，诸如二和、大关就被天津请去指导烧罐，进入民国，北方烧造蟋蟀罐的中心移至天津，出现了像史老启这种烧造量大、水平稳定的制罐名家。济南人玩虫曾大量买入过史老启的产品。天津蟋蟀玩家多，水平高，也是名家辈出。

孟洛川邀斗天津，天津大财东不少，但是大财东中玩蛐蛐的却没有，多为中小业主和平民，但是天津人也不能不敢应战，岂不失了颜面？天津蛐家经过商议，合力应战，选虫、凑钱，最终竟赢下了这场赛事。全天津蛐家皆喜气洋洋，孟养轩虽然输了，但其豪气大度，一诺千金，却也赢得了天津人的尊敬。至于这场豪赌究竟是不是孟养轩策划的一次商业宣传活动，今已不得而知。但是山东人的豪气却流传了下来。谦祥益的生意也蒸蒸日上，从整体上来说，孟养轩还赚了。

孟养轩于1955年病逝于天津。至死乡音不改。